

站在主流新聞媒體產業的邊緣—公視 peopo 新聞實習

邱芳鈺

摘要

有鑒於近年來有許多以諷刺新聞記者為樂的笑話廣為流傳，讓我對於新聞產業感到有所好奇，同時懷疑著過去課本所學「媒體作為第四權」有所疑慮，又因校內並無相關科系，因此藉由校外的實習工作作為探究此產業的方式。在本文中簡介了我所實習的地點—公視 peopo 公民新聞，亦提及我在實習單位內作為公民記者的角色需要負責的工作內容為何，同時也挑選我所製作的兩篇主要新聞報導，分別為探討樹林柑園違章工廠狀況及蘭嶼的青年返鄉工作狀況，透過製作這兩則新聞的過程，反思自己也會因追求點閱率，而犯下左右受訪者回答的錯誤。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邱芳鈺 (2019) 站在主流新聞媒體產業的邊緣—公視 peopo 新聞實習。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一、實習動機

近來有越來越多的梗圖以諷刺新聞記者為笑點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例如記者訪問戴著眼鏡的國小孩童是否有近視等諸如此類，令人不禁好奇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為何時常有令閱聽者嗤之以鼻的行為？也有越來越多對台灣電視用三器「監視器、行車記錄器、網路瀏覽器」就迅速做成沒有營養的新聞的批判，讓我懷疑著過去所說的「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角色」，是否只是存在公民課本裡的虛幻理論？由於在台北大學裡並沒有傳播相關的科系，因此想透過實習經驗來接觸與大眾傳播相關的媒體，此次選擇的實習「公視 peopo 公民新聞」是一個即便你並沒有申請此實習，也可以在網路上自行申請帳號並開始上傳新聞的網路平台，之所以仍是選擇將它作為實習選擇是因為它並沒有限制相關科系申請，因此實習單位會將大家都視作初學者，提供一系列製作新聞的基礎課程及業師分享，在往後製作新聞的過程中也會有專人輔助，讓沒有新聞專業背景的我也能比較不擔心自己無法如預期製作出新聞報導。另外考量到因為非專業科系，即使到了主流媒體單位實習，恐怕也只能做個觀察者，並無法實際製作新聞，實際模擬作為一個記者的心態，相較之下，公民新聞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場域讓我發揮。最後一點則是因為，台灣的公共電視台在本質上與商業媒體有很大的不同，不把閱聽眾視為單純的顧客(潘萱文，2014)，如何讓公民新聞在本就不吃香的市場中發揮影響力，身處在其中的公民記者心態和實際在主流一線的新聞記者可能會有那些差別，也是我所想要探索的問題。

二、公民新聞與公共新聞平台 PEOPO

1. 公民新聞

公民新聞是隨著網路媒體普及、錄影設備越來越容易取得所帶來的新型態報導方式，使得過去被動接受主流媒體報導內容、意識形態的閱聽者成為主動製作新聞的一方。「公民新聞」又稱做「參與式新聞」，指的是公民主動積極地透過個人或集體方式蒐集、報導、分析到傳佈新聞資訊，提供獨立、可信、精確、廣泛的報導資訊(Bowman & Willis, 2003)。公民新聞的出現，使得更多小眾的聲音及意見得以被注意，所生產的新聞內容並不如主流媒體所產製的新聞般需要大量的流量來獲取利益，更能以分享、交流的心態製作出全民共享的新聞內容。

2. 公共新聞平台 PEOPO

近年來可以看到許多自媒體靠著自身的力量，不斷擴大其個人影響力並擁有話語權，youtuber 靠著拍影片累積人氣成為話題性人物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而這種有別於傳統媒體的新媒體並不是近一兩年才開始誕生，早在網路科技發達之初，就已有傳統媒體將戰場拉至網路。公民新聞平台 PeoPo 就是在科技網路的催生下誕生，它的產生與發展的確奠定公民新聞的重要里程碑(潘萱文，2014)。PEOPO 平台是由公視於 2007 年所建置的網路平台，提供了一個讓公民新聞得以匯聚的場域，使公民的媒體近用權也能隨著被彰顯。只要註冊帳號並開通後，即可開始上傳新聞，不需經過任何內容審核機制，使用者可以透過分享文章將他所認同之內容傳播出去，亦可在下方留言表達自身看法與他人做想法意見的交流，另外也有檢舉機制，使公民能夠共同監督哪些新聞內容是不恰當的。PeoPo 平台在公民記者共同參與及經營下，漸漸形塑出與商業媒體顯著不同的社區公共傳播的形貌(孫曼萍，2009)

三、實習工作內容

1. 一週速成新聞製作課程

這一系列的課程從如何找議題到配音、撰寫新聞稿、採訪、拍攝、剪輯皆囊括在內，讓從未接觸過這些實作內容的我們，能夠快速入門。在上課的過程中，不同講師的上課內容、態度、方式，讓我對這個產業的看法不斷在改變，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有兩門課，第一門是由一位社會組新聞記者來作實戰經驗分享，課程內容讓我感受到在這個產業有許多的「不得不」，獨家新聞、趕截稿、新聞畫面要豐富吸引人、觸及率不斷被比較等等...，要顧慮的事情有太多太多，每天都在和時間和收視率賽跑，因此不得不用「三器」就寫出一則新聞，不得不在尚未了解事實前就趕出一則新聞稿，不得不去報導一些非正面也沒有太多社會意義但點閱率會高的新聞，這是整週的課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也最失望的一堂課，他讓我們這些門外漢「看見」記者工作的真實樣貌以及在這個難以撼動的結構下，確實有許多不得不面對的難處，而當他毫不避諱地說出「這個產業就是這樣!」，我依然被這樣的誠實及坦率震懾到了。另一堂讓我印象深刻的課程，是一位獨立記者/導演來談他過去的一些拍片經驗，他的工作模式和在線上工作的記者非常不同，他可以獨立接案拍片，也可以去拍一些需要比較長時間拍攝的紀錄片，課程中老師讓我們看幾部他過去所拍的影片，其中一部為某基金會所拍攝的募資影片非常打動我的心，除了讓我感受到用影像說故事的重要性，也讓我重新審視自己該以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新聞媒體產業，並不是所有的新聞工作者都只有透過主流媒體的管道才能實踐將重要資訊傳送給閱聽人。

2. 自行製作四則新聞報導

(1) 構思新聞主題

在實習的第一天，就要向各自所屬的指導老師提出四個新聞主題，並說明其特點和可拍攝性。原本預計第一週要去採訪某 NGO 組織的公開活動，後來被該團隊以人力不足、希望將心力放在活動本身上而婉拒了採訪，原本認為 NGO 組織應該會希望有越多曝光越好，因此也沒料到第一個新聞主題就碰壁，這樣的問題在臨時想出來的備案主題上也碰上了，拒絕理由是不希望在媒體上曝光，這個原因讓我更驚訝了，一個在做街頭行動的草創在地組織竟然會因此原因而婉拒。不過，我想起在上社會研究方法時，老師在教導訪談技巧時說過「受訪者不想回答你這個問題，那你就先問別的，拐個彎回來再繼續問原本那題，問到他真的跟你說他不想回答再收手」，於是我再和該組織積極表達一次採訪意願，最後雖然仍是被拒絕，不過如果我只問過一次就就此收手，就只能讓答案永遠停留在「無法接受採訪」，但試著再問一次，才有機會換來「可以採訪」的答案。經過一週與老師和同組實習生討論後，我認為大部分的實習生主要是做有關於活動報導的主題，因此我在主題方面重新做了規劃，希望能做出有別於這一類型的新聞報導。後續確定拍攝的新聞主題是：探討柑園違章工廠狀況、杯特租借杯的營運狀況、馬崗漁村土地遭集團收購、蘭嶼青年返鄉就業。

(2) 採訪、拍攝

在採訪新聞前，最重要的就是對要做的新聞主題有一定的了解，再根據這些背景知識做訪綱，以及與受訪者接洽、溝通。在與杯特租借杯團隊的溝通上讓我最為印象深刻，因前一個學期就已做過租借杯的相關報告，瞭解到普遍民眾在考慮是否使用租借杯時，主要還是衛生方面的疑慮會讓大家感到卻步，因此特地與團隊詢問是否能去參觀租借杯的清洗廠，團隊成員非常熱心的幫我與清洗廠方面聯繫，這來來回回也是將近兩週左右，因為清洗廠方面有機器機密需要維護，也請我事先將採訪內容、目的、實習單位都一一清楚提交，因為團

隊方一直是兩端溝通的橋樑，在前往清洗廠前我並無法直接與場內人員聯繫，在我提交的訪問內容中也有說明希望有清洗廠的人員可以接受我的訪問說明一下清洗過程如何確保衛生。到了清洗廠後，僅有辦公室人員簡單帶我們參觀一下廠內環境，但在導覽的時候，有機器實際運作的畫面幾乎無法拍攝(廠方人員說明此為機密)，因此在清洗廠內的畫面拍起來頗為單調，僅有一些機器背後的字樣可以作為畫面輔佐。之所以會對此次的採訪印象特別深刻是因為在清洗廠的拍攝流程和我原先所預想的完全不一樣，後來畫面不夠用還使用了一些杯特團隊的側拍畫面，從這裡可以看出公民記者要獨立製作一則新聞除了事前的準備要做得充足外，在現場的臨機應變能力也要夠好，要隨時注意現場有什麼樣的素材可以拍攝，才不會回去剪片時畫面不夠且無法補拍的窘境。另一則令人印象深刻的採訪是在製作馬崗這則新聞時，這則新聞主要在談馬崗社區在面對集團收購土地後，居民開始在社區辦一些藝文活動讓外界認識馬崗，進而更關注這裡發生了什麼事。當初僅聯絡到一位在當地開咖啡廳的老闆，也是這一系列活動的發起人，但因先前已上過許多媒體版面，因此老闆僅願意在我的採訪中說明這些活動的緣由。原先擔心這則新聞報導僅能停留在活動報導的角度，因為我並沒有太多的時間能去和事件裡面的人物(也就是當地的居民)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到當地後也很難沒來由的就要求居民接受我的採訪。後來意外得知朋友的阿姨就是當地居民且非常樂意接受我的採訪，我真是興奮極了！當天也是以與一個長輩輕鬆談話的心態就順利完成了訪問。結束與阿姨的訪談後，我就接著去採訪正式的活動內容，在活動當中也有與另一位居民阿姨聊天的機會，在聊天時，他和我與其他參與者聊了許多馬崗近來的狀況，而這位阿姨的房子無論是土地權、地上權都是他們家自有的，因此不會面臨被集團收購土地的問題，但他仍談了許多以他的角度是如何看待這事件，我便開口詢問阿姨能否作為我的採訪對象，沒想到一說要拿起相機拍攝，阿姨便開始羞怯也不願再多談。這兩位阿姨其實都是非常願意分享自身想法的人，但為什麼有一位會碰

上 鏡頭便不願多談呢？我想就是與我之間的信任程度不相同，第一位居民阿姨因為有朋友的引薦，自然認為我是個可以信任的公民記者，第二位阿姨僅和我透過鏡頭外 20 多分鐘的談話，我就想拿起相機拍攝，信任關係無法在短短時間內就被建立，自然不願意接受我的採訪。這也讓我開始反思，當我看到電視節目或短篇新聞報導在訪問受訪者時，那些看起來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背後不知道得花多少時間建立出彼此的信任關係才得以拍出那些對談如流的訪談畫面。

(3) 撰寫新聞稿、配音、剪輯

完成了現場採訪拍攝後，就是馬不停蹄地進行這些後製工作，根據畫面素材以及憑藉自己對這則主題的了解撰寫出新聞稿後，會再進行配音，配音時的語速除了會影響觀眾的聽感，也會影響畫面可停留的秒數，完成以上兩個步驟後，我會依照上課時所學到最基本的新聞要件「OS+SB+OS+SB+OS」，OS 指旁白；SB 指 sound bite 受訪者聲音，先拉出這五段分別要用哪些畫面完成第一次的初剪，再加入配音稿後，開始去調整畫面秒數與錄音，再去做第二個版本的剪片，這次要做的就是去將錄音稿確實將畫面搭上，受訪者採訪畫面也可以搭配一些現場素材輔佐他說話的內容，讓畫面不至於一直單調停留在同一個人身上。最後，在正式上傳新聞前，我會先請老師幫我提出建議，我再做最後的修改。每一個步驟都是環環相扣的，因公民記者不如一線記者有專業的分工，有人專門拍攝、採訪、寫稿、配音，當然兩者做出來的品質也不太能相提並論，但在過程中需要付出的心力、細心程度是不亞於線上記者的。

3. 受邀參與網路訪談節目

結束實習後，我和另一位實習生被受邀參加 PEOPO WEBCAST 網路節目接受公民新聞報主播晴玲的訪談，這次的錄影機會對我來說十分 難得，除了因

為實習期間所挑選的主題及做出來的內容被肯定讓人十分雀躍外，也比其他實習生多了一個體驗錄影的機會。雖然攝影棚小、設備也較為簡陋，但新媒體部門的同仁仍是絲毫不馬乎，椅子和身高的高度使得我和另一位同學在畫面中看起來不甚和諧，其實我在現場用肉眼幾乎看不太出來，但光是喬椅子的位子、高度就弄了一小段時間。訪問前幾天，僅收到簡略的訪綱，我們並沒有事前做過任何的對稿，也就是 主播不會知道我們回答的內容會是什麼。在訪問的過程中，親眼目睹主 播完全不卡詞且可以依照我們的回答內容做出及時的互動及反饋，在字裡行間及表情表現都是那麼如魚得水，反觀我就像是個「硬邦邦的人」說個話也不敢亂移動身體位置，深怕一個不小心就壞了在畫面中的平衡，完全呈現出專業人士與門外漢的極大對比。

四、新聞報導成果

其他則報導故事在上方已佔有一定程度之篇幅，此處僅特別針對兩則新聞報導做心路歷程的描述。

1. 新聞一「台灣最北的違章工廠聚集地 — 你聽過樹林柑園嗎？」

此篇新聞主要是想探討柑園的違章工廠對於附近居民的影響，發想來源是社會營的田野調查到柑園與居民爺爺聊天時，發現爺爺對於柑園的變化並沒有太大的怨言，是用很稀鬆平常的語氣在訴說，讓我不禁好奇起居民對於這附近違章工廠林立的現象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呢？除了再次去訪問一次之前認識的爺爺，也訪問了柑園里和東園里的里長，訪問完的結果讓我有點意外，不管是里長還是民眾，都不太認為違章工廠在柑園是一個太大的問題，對這裡的居民也沒有太多負面影響，對某部分居民來說反而還創造了一些工作機會。訪問完的結果與我原本設想的新聞故事是有落差的，原本預期受訪者會是用悲傷或憤怒地跟我說「違建工廠非常影響我們的生活，也為柑園的景象、產業帶來很

大的轉變」，這樣一來，我就有了可以吸引點閱率的賣點，也符合了普遍社會大眾對違建工廠的負面印象。在與受訪者做拍攝前溝通時，其實就能大致感受到他們對違章工廠的想法，但這時的我仍是希望新聞可以呈現出我所預期的成果，於是我開始會用一些引導式的方式去問受訪者，諸如「會不會對你的生活有負面影響？有沒有看過居民和工廠的人起過衝突？」，修習過社會研究方法後，我理解這樣的問法恐怕是有問題的，但我卻還是忍不住用這樣的提問方式與受訪者對話。在做研究時的我是能夠接受任何一種答案出現的可能性，不管他是否符合原本的假設，這讓我思考到做研究時，研究者通常不需要面對觀看人數多寡的問題，但是在新聞媒體產業上則完全相反，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觀眾不會給一則新聞太多時間，你得馬上抓住他的目光，這時記者所採取的策略和研究者就完全不一樣了。最後新聞內容的呈現方式是，前半段簡單扼要的說明出柑園是如何從北縣米倉演變至今工廠林立的狀況，以及如實呈現出里長及居民對目前柑園違章工廠的態度，最後結尾的部分則是透過提問讓閱聽者去反思。因柑園早在 5.60 年前石門水庫興建完成後就限制了灌溉水，當地水資源不足加上政府的政策(以農業培養工業)，當時就已陸續休耕，所以現在柑園實際務農面積已經非常稀少，針對環保團體日前抗議違章工廠會危害附近農業發展的立場無法完全符合。這並不是要說，違章工廠的利大於弊，讓他們就地合法是沒有問題的，而是提供另一個角度提供給閱聽者，當我們在討論柑園的違章工廠時，要討論的面向不是只有污染而已，也應該要延伸討論到，柑園的農業無法持續發展並不完全是工廠群聚造成，若這些工廠未來真的有搬離的那一天，那麼柑園有哪些經濟選擇可被創造。從把新聞上傳網路後的兩週，我的焦慮感遲遲無法消退，我一直擔心因為篇幅及時間都不足的狀況下，我所報導出來的內容無法完全貼近真實，除了可能招致閱聽者抨擊，也可能讓其他居民的不同想法未被彰顯。

2. 新聞二「蘭嶼青年返鄉工作，行不行？」

這則新聞主題的發想是源自於過去曾有在蘭嶼打工換宿的經驗，認識了一些和我年紀相仿的當地青年，陸陸續續在去年今年畢業，我發現他們普遍都會有意願回到蘭嶼工作，真正回來工作的人也不在少數，但這和一些中老年者的經驗卻不相同，於是我開始好奇這兩三個不世代之間有什麼樣不同的差異，讓他們在結束學業後有如此不同的選擇？這則新聞的受訪者皆倚靠來自過去在蘭嶼所累積的社會資本，經過朋友層層介紹，找到符合資格且願意受訪的蘭嶼青年。因為訪問的受訪者年紀與自己差不多，訪問起來就像和朋友聊聊天，並不會有太大的壓力，但製作這則新聞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兩位受訪者工作時的畫面拍起來都十分單調，他們兩位的訪問畫面也已經沒有多餘的素材再穿插其中。這其中也有發生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當時我想透過蘭嶼鄉公所詢問是否有統計每年返鄉的青年人數，但他們並沒有這方面相關的數據，有稍微透過簡單的詢問從鄉公所人員得知一些蘭嶼當地的就業狀況、工作機會，但知道我有拍攝意願後也是被以不方便接受採訪回絕了。接著，我試著打給原住民委員會，從一開始由總機幫我轉給 A 處室，A 處室認為這是 B 處室的職責又再幫我轉接，這個循環大概有五次，直到第六個處室才明確告訴我原民會並不會有我想要的這項數據的統計。這過程中不至於讓我覺得這是各部門在踢皮球，但卻體現出科層組織分工過於精細，每個部門都有各自負責的細項工作，但對於其他部門的職責所在卻不甚清楚。

五、 個人反思

過去對記者也和一般民眾一樣，總有著某些負面的刻板印象，經過這次的實習經驗，其實並沒有抹去或推翻這些負面印象，因為當自己在做報導時深深進入公民記者的角色，即便沒有任何主管要求點閱率、點閱率也不會影響我的實習評鑑、我的稿費，我就已經會去在意點閱量，會用點閱數去評價自己這次的作品是否成功，在訪問受訪者的時候，我也會不自覺用引導式的問話方式去

和受訪者對話，期待著受訪者何時會說出我這則可以用的 bite(受訪者說法)，而不是維持著只要將受訪者真實的想法報導出來就好的初衷。就連只是在實習的我，就已經免不了有這些想法，何況是那些在有一定遊戲規則下工作的線上工作者？然而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在為記者失去初衷的作為找藉口，而是仍得回歸到，我們閱聽者選擇看什麼樣的新聞，記者就會越選擇做這樣的新聞，這是一句老掉牙的話，但也是我在這次實習中獲得很深刻的體悟之一。

這份實習工作雖然所屬在媒體產業類型之下，但我認為距離了解真正的新聞產業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因為公民記者沒有時間和收視的壓力，不需背載著電視台的特定意識形態，獨立作業與主流新聞媒體中的專業分工也完全不同，這也是此次實踐題目「站在主流新聞媒體產業的邊緣」的由來。因為實習工作模式大多以個人獨立作業為主，能做的事情第一週到第四週其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也因為實習時間僅短短一個月，使得這份實習工作能夠接觸的面向並不是太多元，不過整體內容仍是符合公民新聞及新媒體部門想要推廣公民新聞的目的，讓一些非相關科系的學生也能有和業界人士交流的經驗，以及實作練習後有專人指導。從探索職涯的部分來說，我認為選擇此次的實習工作，是非常有幫助的，我發現到自己對議題報導、影像拍攝、剪輯是非常有興趣的，不過依照自己的個性實在難以承受記者所需要面對的壓力，但同時也了解到若要符合以上的興趣並不是只有新聞記者這個選擇。

回歸到在實習動機所提及的，想在這實習的過程中，去了解公民新聞如何在本就不吃香的市場中發揮影響力，經過這一個月的觀察後，我認為若單從觀看次數來看評判它的效益，要使公民新聞真正起作用仍有一大段路要走，但若是從新聞主題種類的多樣性來看，peopo 平台目前確實已讓公民新聞數量穩定成長，也因為公民記者不分地區、年紀、教育程度，使得內容非常豐富，有少數主流媒體也曾從公民新聞的內容做更進一步的新聞報導，有名的案例像苗栗

大埔事件就是先透過公民記者發聲後，才讓越來越多的主流媒體開始報導並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透過每年不斷辦理這種實習培訓營，也是不斷讓公民新聞本身價值不斷擴散讓更多人知道的一種方式。我觀察到的另一部分則是，雖然新聞內容非常豐富，PEOPO 平台本身也強調新聞頁面下方有留言功能可和製作此篇新聞的公民記者做討論和意見交流，但這樣的互動似乎過於理想，在這一箇多月中我時常點閱一些平台上的熱門新聞，但下面幾乎看不見 使用者在討論新聞內容。我認為 PEOPO 平台的使用者太過於單一，大多是某幾位固定產出新聞的公民記者或是一些鄉鎮社區、校園記者組織與平台配合者才會在此瀏覽新聞，要瀏覽到這些公民新聞除了進到 PEOPO 網頁觀看外，在 FACEBOOK 這種會有大量曝光機會的平台卻幾乎不見蹤影，若仍將這些新聞內容的傳播場域停留在 PEOPO 平台上，要透過公民新聞達到讓閱聽者從被動接收者轉為主動創造新聞話題是有非常大的難度的。

六、 結論

結合社會學的所學來說，我們去研究、探討我們所關注的社會議題，當我們在選定要報告的議題時，我們的出發點完全只有「我在意什麼？我想知道什麼？」這和實際在產出新聞報導時有非常大的差異，除了單純的好奇、興趣，我也會希望這則影片的點閱率可以高一點，可以讓我所想要傳遞的訊息讓越多人知道越好，因此也得將觀眾可能對什麼樣的切入角度、新聞畫面感興趣也考慮進去。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和傳播學門在公民記者的應用上是有衝突之處的，社會科學研究要我們如實去探究某個社會現象為什麼發生，傳播學常常以「吸睛」而非真實取勝，但這兩者也有可合作之處，公民記者如何在傳達重要議題與吸引閱聽者目光中間取得平衡，是一件困難且重要的事。

參考文獻

Bowman, S., & Willis, C. (2003).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Retrieved May 7, 2005, from:<http://www.hypergene.net/wemedia/weblog.php?id=P36>.

孫曼蘋。〈公民新聞：台灣公民新聞與「新農業文化再造」形塑之初探〉，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九期(2009):153-180

潘萱文(2014)。〈「公」「民」來作伙—探討公民新聞平台《PeoPo》與使用者之品牌共創過程〉。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